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陳山焜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廟議類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時孝宗當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禘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生遂上此狀

此篇專言僖祖不可祧羣議不可行之意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某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

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旣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别廟亦不可

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别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强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

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

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

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

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

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葢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

孫尊孫以祖祕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祕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其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宗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其狐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議狀寧宗初政）

論不當遷二祖及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

謹按禮家先儒之説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其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准先儒之説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

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張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其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具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小貼子

論王安石嘗議僖祖不當遷

某既為此議續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

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

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强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見其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畀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説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小貼子

再上僖祖不當祧之議

前奏既上宰相不聽先生復奏疏論之異議之徒忌其軋已事竟不行

此篇言承太祖尊祖敬宗之心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廟自僖宗以上世次不可

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說甚詳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巳歸
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
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
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
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
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
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
知反之於巳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

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數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而奏祧廟劄子

再述宗廟重事當改之意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以惑衆聽實為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重事雖已施

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　貼黃

乞降出元奏劄子　付尚書省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亦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幾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

處分不勝幸甚

議祧廟劄子

乞降議定詔意指揮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展盡底蘊非獨可為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安便可反復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則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狥之請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

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綦依令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於初室百世不遷遇祫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内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面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令合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毁

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减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某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進擬詔意寧宗初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一

宋 滕珙 撰

陵議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是年紹興甲寅夏六月孝宗皇帝升遐冬十月趙彥逾按視山陵以為土肉淺薄孫逢吉覆按亦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遂上此奏

此篇專乞別求吉土以奉衣冠之藏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于兹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雖明知

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葢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財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

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内使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于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泄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延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

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説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葢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説

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葢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

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
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
繼薨謝若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
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
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
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
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
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

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彦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

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别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宫之屬又有廹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

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葢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還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髙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

妄不經之説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葢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説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寛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説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

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畧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師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寛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

至論惟陛下釆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胠惑聖聽自速譏誚葢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淺浮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

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萬幸議狀寧宗初政

謂不宜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

先生留身講筵具奏四事以為大懼此則居其一也

講畢奏之上為感動

此段專言無俾臺史得售其妄言

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之

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

攢那還就茍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

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經筵兩陳四事劄子寧宗初政

喪制類

謂三年通喪

先生經筵既奏疏勉上進德又奏禮律子為父嫡孫

承重皆斬衰三年歷代莫之能行獨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遺誥勑頒失於詳議遂使已行之禮舉而復廢宜命禮官稽考預行措定

此篇專論將來起殯發引當復用初喪之服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

喪之律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

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
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
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
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
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
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
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

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乞討論喪服劄子寧宗初政

論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祥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

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今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祭祀類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

先生守南康庚子三月修學申省乞以泗水侯孔鯉

從祀先聖

此段以泗水侯未在從祀之列位號當正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曽

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

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某恭覩崇寧元年

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顔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某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南康申省狀　孝宗朝

謂當明義理以絶神姦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之患

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禄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

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
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
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
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
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
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

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以秉禮執法而絶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己酉擬上封事光宗新政

經濟文衡續集二十一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二

宋 滕珙 撰

褒録忠義類

乞贈陶威公廟額

先生守南康宣明教化篤厲風俗復移文教授司戶為訪尋陶威公侃諸賢遺跡凡祠宇之廢者並修之遂申諸司乞保明奏賜廟額

此篇專言公忠義之大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牓示詢訪先賢事迹數中一項晉侍中大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

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

近州縣等處遇春夏缺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

本廟邊臨滙澤大江水勢湍急網運舟船往來祈禱風

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

實陳乞詳酌具録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

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

所陳委是着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

賛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

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横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强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

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兖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竊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奸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强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

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没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吴澥所著辨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揺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惟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

始少適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纎悉經營雖一束之縋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横流之中屹為砥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温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葢行髙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

既士行盪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州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勲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曽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曽不少芥胷次及末年

臥病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始終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詳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

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補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情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守南康申

監司狀

孝宗朝

乞襃録髙登忠義

光宗即位先生差知漳州庚戌夏四月到任以本州故廸功郎髙公登嘗以直言干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襃録故有是奏

此篇專乞昭雪襃贈以旌直節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奬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决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日前人户些小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

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廸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

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鞫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試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没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録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

没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凛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寃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兹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虚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奬欲望特發德音優其

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守漳州奏狀光宗朝

異端類

論佛老異端之害

事目見聖心類第一段

此篇專論佛老滅理亂倫之罪

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

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

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
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説而修之則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
非理由彼之説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
徹靈通虚静明𡚁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
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
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
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髠徒狂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髙

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戊申封事

論管商功利之失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管商之說淺陋無益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

富國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佛老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説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佛老管商之陋所能髣髴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

察臣之言以究陋説之異同而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説乃古先聖賢之説非聖賢所為之説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顔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説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同上

災異類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

時先生使浙東適值大旱準聖詔降香祈禱因上此

疏

此段專論反身悔過下詔求言以答天意

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衷顧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

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地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誠感通轉禍

為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羅之本而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奏狀孝宗朝

謂宜克已自新以弭災變

事目詳見禮樂類

此段專乞克巳修省申敕中外求荅天意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瘴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

復有此怪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葢甞聞之商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巳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巳日新蚤夜思省

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頻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禄日來矣論災異劄子寧宗初政

旱蝗類

回奏御筆捕蝗指揮

時先生使浙東夏蝗御筆詔捕因上此奏

此篇以蝗捕未盡更召人收捕埋瘞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禀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禱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

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蝗一石五十升一合小蝗二十二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日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絶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拔間人稱紫嚴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仔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

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奏狀

孝宗朝

經濟文衡續集卷二十二